# 樂全堂集 四

記
傳
雜著
書後
跋
疏劄

樂全堂集卷之七目録

記



卷之八

跋



疏劄

進皇極経世書東史補編劄

# 樂全堂集卷之七

## 記

### 坎止亭記

坎止亭者在歌緜山銅峯之麓山載輿地志中記其形勝為三輔最云其山之肢迤邐於西北欝為佳城者吾家之先丘也蜿蜒於東南峙為陵谷者釜谷之松杉也隆然而起於中央者為銅峯之麓而地實跨有一洞歷覽無際村落盤其腹阡畝劃其趾江海前經原隰旁達天磨華岳散殊隱現若星羅而棋布焉余即山之麓夷阜崇墉井井有址遂架小榭而無甍

桷之修矣以甲寅之夏奉親闈安宅之曰請名之命以是名焉小子以樽酒簋缶觴于坎止之亭揚觶而言曰夫維心亨行有尚者處坎之道而時用之義大矣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止各止其所止也至若遇禍灾曷可道哉天幸得脫於文罔而又得與居室之有成則父子喣喣然相悅輒踰以流行坎止之義安於所遇而不慆樂夫天命而不違易曰習坎以常德又曰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非名吾亭之義乎小子於是而意寓盖極深矣劉中而陷窔久而遂通者離明之象也研幾而契神開物而盡性

者見道義之門也閲四時成功之序足以寓我之感者多矣風月會其神芳菲助其和松篁以其操江潮志其信禽鳥之音為我韻勝也山澤之氣為我騁怪也屋斯亭而會其神則研幾而契神者何限而開物盡性之道具矣信乎維心之亨行必有尚也夫遂為之記揭之在壁云爾

浚庵記

退休堂之下雙池之上崖崩壤朽邪不可畦泥不可砌實散地也盤於堂臨於池者莫不病焉余乃洺一溝殺其上流直注池中勢若建瓴汰者流洑者決則

於是拾石隄之夷崇封圯即池上旋馬之地復築三階以别尊卑崩者端朽者浄而一洞之勝争效其尤遂架株葺茅其大盈丈受命於大人名之曰渙庵客詢何義渙之義散也崩者地力之散也朽者土性之散也水流而不滀其道或汰或洑芻於池與堂而觀者病之益著其散地也余當其地之散而思所以聚之則治溝築隄既砌既屋攬池亭之清麗萃江山之茂美使觀者噲然改覩斯非濟渙之道耶客曰易之所謂渙有丘匪夷所思者乎余謝曰是惡乎敢是惡乎敢退詮其語為渙庵記係之以銘曰

溲而風水聚而山丘溲乎其萃匪夷斯周我求於是以遨以遊

## 雙樹亭記

恭惟　主上即位之二年賊臣适明璉等殺使稱兵反連陷州郡官軍左次初衂于黄鳳再挫于猪灘關城失守臨湍師潰於是都下大駴　上乃定南狩計二月壬辰奉　廟社主出駐振威縣而賊入京師擁興安璟爲亂元帥張晚督諸將迫城大戰克賊賊猶挾璟逸捷書雖奏而俘馘未達車駕以丁卯入公州湖南勤　王之師畢集咸奮憤鼓勇軍容盛張翌日

上帶劒乘馬幸山城御雙樹亭進領議政臣李元翼
右議政臣申欽兵曹判書臣金瑬于前辨方數雉考
崇庳秩夷難又名巡察使臣李命俊諸以守城之策
俄而适明璉頭傳詣行在都體察使元翼兵曹判書
瑬露布聞獻馘禮成上以戎服親告 宗廟誕告八
方肆宥封内仍名巡察使李命俊牧使宋興周躬勞
備至并錫秩閱湖中文武士取若干人凡所以奬礪
者靡不舉而用是月壬寅班師焉巡察使與牧使治
石于雙樹亭下徼翊聖紀之曰乘輿播越下邑是仗
玉趾儼然臨于荒丘命俊等竊乘時會獲沾恩澤榮

輝今古侈詡邦域者盡畾不朽嘻噫在昔載績揚功
自賢當時論著夸大竪樹豐隆者何限獨可稱述屋
屋數代周宣征戎而銘鼓唐宗攘狄而勒石夫玁狁
之猾夏頡利之渝盟猶為細故此關得失而無關於
存亡之數也惟迨明璉俱以戎首驅防虜之師肆射
天之凶亂逆之變羅麗以還所希覯而國史所絶書
者則與周唐之事不可槩而王靈敷鬯將士勠力收
功於旬月之間膏礫既極神人稱慶掃清匡復之勳
又非周唐所可槩也二公之畾不朽者惡可已哉公
山即湖甸一都會也阜嶺綰轂其東北而錦水為帶

雙樹之亭尤據形勝城中變作則為保障而實用武之國也唐摠管薛仁貴討平百濟耀武于茲土云萬曆壬寅年間宗伯西垌柳公根出為都巡察使始築此城規設頗備癸亥巡察使申鑑重新其制蓄積繕修是役也今牧使宋公以屬吏尸之不擇寒暑燥濕傭工寔遄未踰歲而為駐蹕之所至勞臨觀致無競之烈為乎吉之地宋公亦受委殫忠卒膺上賞茲非天地定數而適自然之符者歟城之東南舊有井而水淺駕至之後井水自溢城下江灘亦無雨而漲人謂之祥尤可異焉

# 宗親府重修記

宗親府舊在景福之東燬于壬辰之亂三十年之久不克重剏諸宗人病之惟我 聖上撥亂而反之正彝倫復叙修睦益敦 特起義昌君珖龜川君睟于晉辟之中復其爵祿兼綰府事於是鳩材集工謀營府廨于故址而不以其費煩將作度支設施惣用方便不閱月功告訖以丙寅六月癸未義昌龜川坐堂皇課其椽屬翊聖亦以公事進二君揖翊聖屬以重修記翊聖實有感於興廢周覽之餘得其宅勢位置之高軒如也廓如也結搆之壯翼如也蔭如也臨觀

之勝森如也灑如也燕寢庭戶邃如也耽如也城市闤闠赫赫如也泱泱如也鎮望苑藪巖巖如也林林如也祖宗定爵劃地分署誠可謂不紊矣府廨之燬三十年之久視府事者歷幾人而至二君始議興廢詎非有待而然也耶惟屏惟翰所以深根固本者至矣我國家敘昭穆之親自大君君以至正守令監董服等威異于朝紳位著自別至貴倨也本府體統優於三事置僚屬曰典籤曰典簿俱倣古制朝廷之禮遇蓋極尊矣擬尊怙寵不思履謙之道往往干紀犯分絕書於屬籍者多矣此諸宗人所疾惡而亦可監

也若二君者抗節昏朝播徽盛際受肺腑之託任宗盟之重勗率諸宗人昭展雍穆申之以禮義維國家盤石之安庶亡負詩書所稱則豈亶以規規興廢之績垂名後世也哉翊聖謹以是諗于二君揭諸堂奥云爾

## 退思齋記

潛窩公觧司馬養病於巴陵病瘠日甚翊聖匹馬俟之村閭僻小蓬藋滿徑茇舍數椽面陽而户者即所謂潛窩公處其中素几秸席陋甚矣其下獘茅菼編草爲門殆不蔽風雨則公之夫人與諸子若婦屋之

自潛窩不十步而東有小茅茨二間蓋公歸而新搆將爲燕息之所云翊聖入而拜公公羸悴不良起居稍倦於談談及國事亹亹忼慨有起色迺指新搆而謂翊聖曰吾雖告退不能忘吾　君用夫子退思補過之言扁吾齋而自警焉爾爲我記之翊聖拜受教退而登其齋齋以窩尤隘且陋甓牖苟完無高明爽豁之觀滿牢騷閒寂之想公朝暮於斯憂民瘼而思補君者蓋切矣夫子之言事君非一而記於曾氏之書爲詳結之曰上下能相親也臣雖忠君不納則不能相親矣此言臣道而并言君道也太史遷以是贊

齊相晏嬰公又以是名其齋諭寓深矣公生平官歷亡論外內劇易思盡其職理難陂夷思竭其蘊世之知與不知以骨鯁目之及九條之疏入而人咸懍懍俄而　上批嘉尚立出二宮人尋陟公寘諫地為世美譚在易為泰在書為弗咈胡止上下能相親已也公旣告退病瘠日甚妻子之凍餒居室之隘陋不之以嬰公之懷而憂國忠君之一念拳拳不已揭退思之牓以厲其操翊暨於是觀君臣矣臣進忠言而君不納則臣享其美臣犯君顔而君斥之則臣胥引去世之不治恒坐於此而公能言而聽納如響公犯顔

而如不及君臣一德交修並享其亦盛矣然公不自滿不弛其謇謇之度噫公於夫子之言深有所見也將順其美美有可順退思補過過則可補繇是而以至於無可補而有可順則君德爲至而臣之責盡矣此伊周之所能爲者彼齊國之嬰惡足以當之史遷爲失言而又失於人矣公身雖退公言日進　君德純而治道立則公方怡然於齋中以攏上之樂不昜於圭組而翊聖從大夫後與有榮焉噫公之自任其亦大矣

近民軒記

專於喣咻則誦其良果於剸割則稱其能二者雖有優劣大較治體也今之為吏者斤斤奉　朝廷約束彌皆精白自勵而拙者似良猾者似能　改五十年民生未蘇國勢不張職此之故也湖南之賦十倍他省而民嚚吏狡古稱難治礪之為郡綰轂其口受饟四方鮮不敗事去否亦屢伺上司指結土豪心苟焉而已趙侯大亨氏為礪纔朞而政成有喣咻之風而厥有赫赫聲矣趙侯誠良吏而豈又能吏也耶既良且能漢之武宣之際蓋已難之矣侯即郡治疏汚而治臨治而亭扁以近民走書於數百里外謁余題其

額而紀其實余遂釋其然疑而樂道之曰若侯可謂識治體而善其用者耶夫良之不能為能不惟器之淺深才之利鈍其勢弗相入也凡人之情寬則慢而怠急則伏而愁獳豯莫不親其慈母而忘其德啼號笑罵慢也僕妾莫不嚴其長上而勞形傴身伏也嚴之可使伏而不能使無愁無愁民斯近矣此先民之識治體者之所先務也不敢知侯之近民者用何道耶煦咻之與赫赫勢不相入而侯能並用而不悖為德於民殆其庶乎耻且格矣奚亶近民而已然余知侯之志方期以耻格之訓而姑先試近民之政老則

優之幼則撫之孝悌者近乎侯矣悍者激之頑者策之鄙薄者近乎侯矣勞而逸之倦而休之病者近乎侯矣貧焉賑之富焉分之羸者近乎侯矣是數者率而近於侯則龍蛇化爲赤子呻吟變爲謳謡侯日無事爲紗道服嘯咏於荷沼竹塢之間民不知其爲太守而且神明之矣侯之近民其在於嚮所謂二者之外耶侯名昌遠大亨其字漢陽人曾宰稷有異政超擢正職歷而借礪可見 朝廷視湖重也

## 永保亭重修記

湖西之近海郡縣謂之內浦內浦一帶山勢澶漫委

為喬落而獨為栖山奇拔馳驟勢若渴龍赴海於其所止昂然舉頭千尋蒼壁突入水中自成城塹周遭數里曰其天險縈以粉堞刱為麗譙者水軍節度使之營也安眠圓山孤巒諸島扞蔽如屛障以衆結已寺浦洪陽新邑諸山環拱如簪笏海潮從島嶼間奔湧而入與上流通滙為萬頃之湖据城之高壓湖之廣冠以飛閣者永保亭也湖心雙島對峙如畫泛浮於烱波杳靄之中若丸若彈龍馬有時而出噴雪騰空若貽若約登斯亭者飄飄然有凌雲之想殆非埃壒之境也以是亭之名聞於國中征倭之役天朝舟

師来泊亭前其將領多江南人皆以為形勝勝於岳陽然則亦可謂天下之勝也余於庚辰秋乞　恩休沐留憩斯亭日夕徘徊心甚樂之亦不能無慨然者矣不變者天險也易毀者人功也海山之奇觀如新覺桷之丹雘已故雨簷霧棟又將傾而圮也興廢而重新之者必有其人也其明年夏湖西水閫馳使者修辭謁余以永保亭重修記余進其使者問之曰亭之建久矣弘治甲子咸川君李公良来莅此鎮輟廢館而亭之始揭扁焉蓮軒李公宜茂為之記七十年而為萬曆甲戌李公昕因其舊而修之于今六十有

八年矣柱椽之朽者易之欄檻之壊者改之瓦縫皸
鋪門扉庋閤圄不整餙㨂題板刻爕然增彩余問其
費曰皆出於節帥之捐俸未嘗煩一卒力也余乃莞
爾曰余固知興廢而重新之者有其人也余曾入湖
西畧稔聞水閫之爲治自律甚莊不畏強禦體統之
所當持者持之如法軍政之所當申者申之如令入
其營樓船截海凜若對壘徧裨交藝技窮穿楊凡隷
於鎭者莫不趨令樂爲之用余已識其爲治能知後
先輕重亭之不治非不能也夫爲將之道體統立軍
令肅器利而士勇然後事多暇暇則亭榭可治也賓

旅可館也此周書之所以謹著也其爲治也豈不井
井有條哉足徵其政之成也治之如是則天險可保
也人和可保也亭觀之樂亦可保也後之爲治者如
帥之治則可以永保其樂於無窮矣節帥名震蓋驪
興人丙子之亂以宣傳官奉符徵勤王兵於湖西冒
萬死超長圍入南漢城中復賫檄出城遍諭元帥諸
軍復命不踰時時余摠禁旅侍　上左右見　上奬
其忠勇進秩　賜緋未數年自郡守躐躋節鎭不世
之遇也知帥事之終始者宜莫如余而余嘗登斯亭
以興廢重新之責有所期望焉則叙列顚末不敢以

不文辭是為記

## 近水堂記

陽川許相甫卜築於楊根郡之二水頭紺誅茅為堂問名于淮叟叟以近水名之相甫曰廷奭之堂雖隘且陋負龍門抱斗峽牛川雲吉環擁左右四時成序雲物變態凡可取以為踊修吾堂者不為少矣必以近水揭之者何義歟叟莞爾曰龍門斗峽距相甫之堂幾許曰十許里也雲吉牛川又幾許曰亦如之江水距相甫之堂幾許曰不十步而近曰然則捨遠而取近不亦宜乎且也四時不得已而推移者也雲物

乘噓氣而卷舒者也不得已而推移故天地不能挽其機乘噓氣而舒卷故天地不能定其形天地之所不能挽不能定者相甫惡得取以名其堂乎夫斯水也發源於五臺開骨千里分流襟合於龍門之下相甫之堂幸据其上無論其形勢其裕相甫之日用影矣汲於斯以沾百口釣於斯以供瀡滫沐於斯濯於斯游於斯濟於斯然此外也非內也春波瀲灩足以養其和夏潦盛長足以洩其欝高秋得月足以澄其神窮冬畀氷足以取其潔順序感會四時之情可見而諸山雲物吞吐於二水之間為鏡中之相相中之

色若是近水之踊果不足以揭相甫之堂也耶相甫方處此堂澡身浴德自有觀水之術秪敘近水之義以為記

居昌金大司成祠堂記

居昌人剏專祠祀故大司成金先生而徵文於平山申翊聖翊聖曰生而為德於鄉邦則其士祭之死而寄惠於治封則其民祭之忠臣節士放廢寓居土人懷其誼則祭之非此族不祠居昌非先生之鄉也又非治封與寓居惡乎其祠之也曰敝邑即先生致命之所也忠魂英爽陟降無方宜何所不至安知菀而

不伸者不在於斯也邑人之過廢院荒墟者咨嗟興慨久而不替所謂不施衆而衆不施敬而敬其遺風餘烈感發人之心有如是者遂謀所以揭虔妥靈俾后人矜式而尸祝之豈曰非其族也翊聖蹶然而作服其思之永而訓之篤也先王之法祀神有秩然有義起而合於禮則君子許之屈平懐沙楚人食之伍員抉眼胥山有廟皆以竭忠盡節不遇於主而死之人心衆之衆之極則敬生敬之至則尊而奉之俾宇而享况先生抱枉被射奔迸失畱既不能呌閽闔而洩孤憤又不能竄跡竢時以報主恩則廢院一席地

與湘流胥濤均之為志士隕淚之處宜乎居昌人有是舉也夫以義起者恩之永也合於禮者訓之篤也由恩而出私也恩盡則止由義而出公也義無時而盡百年之後興起於斯文豈非至公也哉先生而有知必樂於斯丘而寧於斯宇也噫士生於世竭忠盡節不幸不遇則已矣夫孰與己卯諸賢幸遭昌期際遇之隆誠千載一時而潛機颯發於半夜之間竊柄修郤草薙善類如此門之事者乎是以諸君子深知禍機之發不發於上而發於群兇故雖在拘囚收捕之中不虞其躬而虞其社稷見於先生衣帶中疏其

忠愛之誠就義之實可質神明矣於乎感矣禍作二
十七年而 仁廟始推回心之孝復官給籍又二十
三年而 宣考當宁大行褒誅之典又七十六年而
建專祠而祀之首尾一百二十有四年而翊聖論撰
先生事仍以諡之曰先生嘗以學誨人矣士之絫先
生祠彷像瞻依其心怵惕以為儼然於師席而臨之
如聆謦咳如承提奬脩于身齊于家立于朝志先生
之志行先生之道明勗勵相以紹先生不竟之業則
先生為不亡矣而居昌人真能興起於先生之風矣
先生諱禔字老泉當燕山昏穢之後首倡理性之學

學者宗之初以薦授憲職魁賢良科超秩官止大司成至今稱之曰金大司成云其係歷履行書之國史載之黨籍致命時事居昌人能言之

## 橫城客館重建記

田野闢衢術除植戟門拓賓館槐柳交蔭鷄犬相聞問其政則理鄕吏器鈌邑屋蕭條蓬藋載路羊猪外来問其政即不理此云其凡或有袖手伴食而能於懐保或外售藝能而内實空踈故不能無眕於名實而至於剏新復舊闡興廢盛衰斯可以徵其績矣余嘗客遊嶺之東西再過橫城邑治在萬山中壤地磽

确民物彫鮮廨宇爲墟禾黍生之官居菱舍與編戶
亡𨖠自壬辰兵後五十年来豈無一二良能其邑力
必不乏以經營爾則橫城廨宇終無重𠋫之日矣姜
侯再明一日過余而曰敝邑客舍久燬不侵掃流舊
址𨖠方奠位馬山爲鎭西川經之拱揖得勢境落清
幽三楹之堂左右翼室廊廡門垣悉遵故制子其書
之俾后之觀余聞是説愧前見之局也橫之壞地不
加腴民物不加稠而潭渠之落一朝煥然則興廢之
理果在於人而不在物也噫五十年間宰橫者幾許
而得再明能復舊觀爲官得人誠不易矣再明亦有

何異能聞古人為政愛民節用而已用此道涖宣城秩滿報最更予一期旋以蘇屬之責畀茲縣且六載矣夫民愛則安用節則裕財裕而民安則政多暇而事易成又能用周官之法荒歲興作兼寓賑政饞餓隸資貧㒵役以遄完民自不知施措之際多見其才諝也再明少庸厥績止是如其大用胡可量也余今老矣不復得為山海之遊而横之田野衢術堂室門垣森然在吾目中矣遂為之記以復再明再明名文星始興人

隱屛書院重修記

海州衿紳之士以介謂翊聖曰栗谷李先生嘗築精舍于隱屛之下先生沒而鄉人遂奉先生而祀之永為後學矜式之地不幸頹落于壬辰兵燹重修于萬曆甲辰方伯州牧徽先相國記而刻之且四十年矣四十年間又不免上雨旁風傾圮亂眛鄉人出力而新之庡復舊觀願得一言以誌之將先君子所撰記文而屬之翊聖謝不敏拜跽而受攬涕而作當先君子之屬辭為記翊聖實奉筆研於座右先君子慨然興感尤痛恨於先生之言不見用於當時馴致傾覆之禍備書本末以風厲當世奬進鄉人之意至矣今

而諸君之見屬必以先人之故而聖誠亡肖其何敢
紹先人之業而有所述哉第惟先生際遇昌期任經
濟之責而論事不諱知有君父不知有其身知有國
家之安危而不知有其身之禍福是以多忤阸於時
議不能展布其所蘊焉則恒存引退之意精舍之築
為一時蔵修之所後曰一方士子之願稟　旨賜額
始稱紹賢書院載之祀典於是舉一國而尊奉之先
生之道久而愈章衍之彌廣矣噫諸君之請書重修
之迹者盖欲述尊先生之意也然尊先生之道豈獨
在於祖豆香火之事而已哉欲尊其道當求其學自

其大者而言之論理氣之說發前賢之所未發啓牖群蒙以其小者而言之燭亂萌於數十載之前如指諸掌讀其書而想其人雖在百代之下可以興起況於鄉邦之閭遺風餘烈如昨日者乎先君子之慨然興感者不偶然也如能瞻其廟貌起肅敬之心考其言行激偷懦之志精思熟講反之於心明乎尊王黜伯貴華賤夷奮然挺拔知有君父不知有其身知有國家之安危而不知有其身之禍福如先生然後方可謂不負先生之學而能尊先生之道矣願以是言質諸海州衿紳士

遊金剛內外山諸記

余以風痺乞休沐于高城之湯泉其路必自斷髮嶺歷金剛內外山出狗岾方抵浴所實茲山之新溪洞也沐浴以遵海而西踰大嶺税駕于北原淨舟達漢展掃先丘而歸往返千有餘里無論溟岳其間湖臺洞府僉釋玄蹤殆非人境而天吼五臺雉岳蟠驪亦域中大山川盖壯遊也旣返知舊問行間所得袪篋得如干篇率多出而酣呻倦唱殊不足存而念遠遊蹤跡或賴是而不泯秖可充家帚云爾此文即溟嶽錄小引今移錄于此

断髮嶺為内山門户嶺上有雙檜憩其下可見山之
全體諸峯之色大氐淡白如冒雪經霰觀者灑然有
出塵之想舊傳新羅王子登此嶺望金剛遂断髮為
僧嶺以此名云自嶺傴僂下東行十里許有大川川
邊即新院今廢淮陽界也踰鐵耳嶺數十里或平野
或束峽凡五度川至長仁寺舊基寺燬而塔存又沿
溪行六七里而長林叢欝皆杉松檜楓之屬中穿小
徑又度二川激於亂石聲甚壯度水不十步而為長
安寺舊有大雄殿經火方重刱只立二柱四聖殿及
諸寮存焉殿即二層閣中有金佛一軀十六羅漢及

無盡燈爐鉢諸器甚多皆古雅燈即元順帝皇后所
薦福而製作精巧外門左右安四天王塑像奇詭寺
在內山為最巨而寺之鎮即拜岾拜岾之後為無住
岾為放光臺為開心臺為熊虎峯為永郎岾為毗盧
峯自拜岾幾四五十里毗盧實內外山之宗峯下發
源之水西南行與群流合而為萬瀑洞又與靈源洞
之水合而西流于長安寺前出山入于西海毗盧之
肢為九井峯為日出月出峯為鴈門岾為內水岾為
天磴峯為彌勒峯為白馬峯為十王峯為地藏峯毗
盧之高不知其幾千仞初無逕路山石崩頹疊積人

由石罅間磴絶頂其西南則石面如城其西則盤陀無雜木側栢海松皆矮短鋪地其東則嶄絶不可俯視蓋其地勢不但為此山之最亦一國之脊也四望無敵諸峯如培塿可謂天下之壯觀也其內面洞壑奇絶衆香諸峯之精神咸萃於此世稱白玉芙蓉者也其南有毗盧庵挾澗而下十餘里有圓寂庵無僧荒廢又下十餘里有妙吉祥亦無僧而川石清豁其西有絶壁刻彌勒大像是謂彌勒臺毗盧之中條為衆香城石勢周遭如城之雉堞其色如白金人不可凌其下有中白雲菴勢極高峻攀蘿而上臺下有長

濕休粮僧居之其下為佛智菴其下為罽賓窟目窟稍北上為下白雲菴隔一小嶺為萬灰北轉而為迦葉洞川清麗又踰一嶺西南行有兜率菴其下五里許有摩訶衍華言大乘也菴之南即究望峯峯傍有一石儼若坐僧曰石曇無竭巖僧懶翁嘗住此菴常叅拜至今僧人不敢踐其地石築為臺有草生之僧葺以為明堂草菴右有小巖環拱者七名曰聯珠亦曰天築臺有一木葉如杉者曰桂樹自臺數十步即大路路上有石佛曰波論前置小𦊆過者必舍米小許伽葉之南萃以為大小香爐峯其南有獅子庵庵

傍有石獅子其下水石甚奇有火龍潭船潭龜潭真珠潭碧霞潭永郎岾之西南有須彌臺南度一嶺為船巖其下有石窟僧徒結菴而居之窟下有三級水簾熊虎峯之下有真佛庵庵之東有石如立佛以是得名 光廟願刹也其下有清凉臺甚峭絶自此行四五里度二溪西轉而為能仁菴菴之南有小臺前有內圓通後有小殿安曇無竭塑像開心臺之東麓有天德庵庭前起五層石塔青蓮子自休重刱後有羅漢殿衆香究望望高香爐日出月出諸峯拱揖如畫僧彥機居之機亦名僧云西南為普賢岾灑遮而

南爲放光臺臺下爲正陽寺沙門之內有六角無梁
閣前後有牖左右四壁寫諸佛及天王法神凡四十
位元時畫師摹潟吳道子筆傳之不特運毫施繪之
妙人物排序咸墳起如真閣中安石佛藥師像云閣
前竪石塔長明燈法堂宏敞後起一殿藏懶翁影真
北階上有懶翁浮屠門外真歇臺畔有桂一條左有
歇錫棲萬二千峯儼列如班拱鄭松江所謂廬山真
面目都在此者爲不虗矣此山中第一觀也寺之南
有天一臺比正陽尤高爽稍東爲三藏菴地勢淸幽
結搆精妙僧義瑩居之瑩即西山之上足弟子今年

八十五歲肫嘿似有道者然其下數十步有竒竒菴
亦淨土也自菴二里許表訓寺大刹也法堂曰般若
殿有金佛立彩雲中者曇無竭像云般若後起一堂
立佛長丈餘　光廟時所塑也東有玉刻羅漢西有
石刻羅漢各十六軀俱精巧東上室曰邀月西上室
曰洗心東僧堂曰齊照西僧堂曰靜廬南有小樓懸
大鐘寺中藏懶翁舍利珠青色者盛於水精小皿納
之金盒副以銀龕匣之以銅鉢緣袱百襲裹之有袈
裟三領其一綺其二似紗綃而其有其蒙山和尚袈
裟字而制度寬闊非如恒人所著也鍋亘羅可容五

六升者舉之甚輕不知何方物也拂子以赤瑪瑙為
柄亦可珍也有綃本金畫佛幀其下有小引即德興
大院君夫人為大院薦冥福而并及諸王孫祈筭書
宣廟幼冲時御諱云自表訓西南行數里有神琳寺
寺前有九層青石塔皇統四年懷正師所題記華嚴
祖師栖身之地云寺之右蘇將建西山大師傳法碑
置一大石而未刻僧彥機雙佗主之距一里許有青
蓮菴前有鴨脚樹景致亞於正陽究望峯起伏走西
南為宮含峯峯下有石似禽名之曰石鷹西下四五
里有石窟名曰普德中有龕佛一軀及羅漢依懸崖

建三層閣以銅柱撐之長幾十丈以鐵索糾結於巖石間風動則閣亦動其下爲萬瀑之上流滙爲不測之淵俯視懼然締䙰閣上表刹誌記字畫已缺而高麗上柱國江陽伯姓名及德寧宮主王氏等字又辟間扱刻云高句麗安原王時普德和尚栖息之所後閣有玉佛三軀階上植薝蔔香數叢芳氣襲人銅柱之下即激湍喧轟如雷而爲潭者黑龍淵其下盤石有臼如盆世傳世尊洗手處名曰洗巾還石滑着足甚難穿石係藤攀緣而行其下爲青龍淵爲萬瀑洞石上鐫蓬萊楓岳元和洞天八大字楊士彥書也上

有金剛臺有鶴巢不來者數年云巖巒競秀洞天明媚殆非人境也石上所刻名字不可勝記沿溪下數里渡溪水有巨巖一面鑱三佛像甚偉懶翁所刻一面有五十三佛高麗人金同者捨施刻石其下鳴淵即萬瀑之下流而水勢益駛聲甚厲宂望峯一肢為望高臺陡絶欹危垂鐵鎖三處而勢不甚寬豁其南有上雲菴今廢其西北有大小松蘿菴皆淨界也南踰一嶺有顯佛菴菴西有臺亞於望高其下雲趾三日安養等菴皆幽絶天登峯下有百塔蓋石窟之前石勢層出如縫塔也自百塔屈曲而下為地藏峯其

下有靈源菴山勢極高而洞壑幽邃前對十王峯使者峯奇怪異狀百塔洞之水與白馬峯之水合流爲十王百川洞奇巖絶壁挾澗而下往往爲簾爲潭自靈源五里許有宮殿遺址新羅太子逃隱處其下有城以石爲門多古人題名其傍有立石如障子石下有潭潭邊有臺僧輩名立石曰明鏡臺以城門爲地獄門以潭爲黃泉江以臺爲業鏡臺用冥府語以惑衆云自妙吉祥沿溪東行數里許渡小橋橋邊盤石刻許李臺三字自此沿溪而上二十里爲水岾水岾即外山高城界也

外山亦以毗盧為宗而凡有六洞水岾也彌勒峯也萬景臺也日出峯也月出峯也九井峯也九龍淵也水岾之外皆土山而多木逕亦平北行十餘里有隱身菴頗精灑菴前有隱身臺峻岌與九井峯相埒東臨滄海西北見十二瀑布甚奇絶北有栗寺外兜率自隱身東南十餘里有上見性下見性等菴又行數里地勢頗衍廣安三浮屠西山大師及青蓮堂自休普雲和尚等舍利藏也不數百步而楡岾寺寺即外山之巨刹也俗傳羅代五十三佛到海上高城守盧椿建此寺以安之高麗閔漬所記如此入本朝 光

廟建祠甚宏觀大鐘記鄭麟趾製鄭蘭宗書孝寧大
君傭及議政等官領其役其後婁燬於火僧聖俊應
祥改建西殿宇侈大甲於山中法堂曰能仁寶殿明
戶科給事中商周祚書庭前有青石塔上設黃金合
尖殿中刻木為山山多洞穴每洞安佛像凡五十三
軀左有應真殿安羅漢右有海藏殿藏諸佛乘及
大妃御書及貞明公主手寫佛經甚夥僧堂為宴嘿
禪堂為寐照應真之左有御室安　宣廟位牌其下
有冥府殿安十王其下為大德堂盧舍像居北海藏
之下有骨僧堂達摩像在中其下為金堂安曇無竭

其下左右有衆寮能仁之前門曰真如次泛鐘樓次
四轉門左右各安天王二軀製作極詭異次觧脫門
榜曰大壽聖報德寺六字將安文殊普賢兩菩薩像
云門外山影樓跨大川餘構清豁可憩能仁之東有
烏啄井流傳此地無井泉齋廚日用難於汲引忽有
群烏集寺之東北隅噪而啄地靈泉涌出故有是名
云寺之左有興瑞菴南渡澗一里許有白蓮菴道僧
法堅居之其傍有種蓮菴自楡岾北行渡澗有曹溪
菴菴南有水石可觀水之成潭者曰船潭與內山之
火龍潭相似緣厓行十餘里上複嶺爲萬景臺眼界

甚闊以隱身尤壯直壓高城邑居滄溟無際其下南
洞有上內院中內院下內院東有靈隱菴一名紫月
菴之右數百步有雲水菴僧應祥居之名衲也祖殿
掛達摩西山青蓮松雲浮水之幀以紗籠之上靈臺
中靈臺下靈臺皆廢上靈之左有畜遼窟九龍穴自
水岾南行十里許有大藏菴舊有鶴巢址上九井峯
峯上有九石臼如井水常滿峯以是名九井峯雄爽
峭拔亞於毗盧自九井峯西下開心臺有十二瀑布
登隱身觀者是也其東麓為栢巔亦名刹也其下有
寂滅南菴雲栖窟諸菴其下為歡喜嶺通鉢淵石上

有楊士彥蓬萊島三字又刻詩三首此水戲處也九
井峯之水為聲聞百川洞又有松林窟圓通寺三井
菴安心菴其景致皆清幽毗盧九井兩峯之水合流
為九龍淵洞川幽絶逕路斷續攀崖援木而行者數
十里絶壁有石臼九層水簾奇壯其中有神物能作
雲雨人不能近其下為新溪洞水石絶勝峯巒亦秀
麗狀如人鬼禽獸下有動石菴新溪寺今廢楊蓬萊
嘗結屋有基存焉人有窮源至九龍淵下流者洞門
有巖削立千仞如塞墻水從石縫間流出故名之曰
塞墻人不可通日出月出峯之下為鴈門岾其東有

上院彌勒峯之下有養真窟香爐菴外山之水自水岾合群流走楡岾寺前山影樓下盤洞東南間為百川橋入于海自楡岾東南行數十里為狗岾出山門户岾上有盧㑺井此金剛山之大較也金剛山名於天下余將東遊遇曾見金剛者言人人殊而大氐多夸有一布衣以為名不副實余既入山亦以布衣之説為然盡觀内山入毗盧洞仰觀衆香諸峯方知布衣之見為可疑既登毗盧絶頂益知其人非知山者而人之言非夸也大槩内山嶄絶竒峭洞府清絶非人境而外山磅礴雄大包絡内山關鎖祕固於是

而造物之情見矣 右記外山

遊金剛小記 并七十八則

出城日雨甚到關王廟天章兄弟與建中邀飲天章索我扇題贈一絶我左相自 光陵奉審還持國亦會見余扇頭詩易一字而去

建中追余普濟院雨中張傘披草而坐擧白以侑之發行中美牋書一絶清楚可詠是稱佳公子

自鐘巖雨下如注夜黑如漆僕夫迷失路但向山峒間行山谿險惡狂流沒膝弱驢不能前令人心怖俄螢火自林莽中閃閃倏成千萬點如燈山火樹見之

奇絶行十許里遥聞鷄犬聲即道峯書院洞口也夜
已過半此平生第一行難而亦自不俗
夜宿講堂朝出桃流樓樓下溪水得雨暴長聲甚壯
至不辨人語道峯蒼翠落簷楹間石勢磊磊真所謂
千巖競秀萬壑争流晚邀院生徐氏亨履孙履尹氏
文擧宣擧趙氏壽益皆舊要也發行壺飲至醺然已
和鶴谷洪冢宰贈諸生詩以留之云
阑雨留書院三日將發義昌匹馬馳到開酌於樓上
酒酣携出詠歸門臨流坐石上令遂奴吹鐵篴三兩
闋厓谷皆應遏起揖别不到今山興已悠然

竹倦便臨長川藉茅而坐令童僕張網網銀鱗亟烹
之佐酒
夜渡抱川前川川深不可涉縣人具輿絶流到縣舍
蕭然如村巷進飯山蔬野蔌精楚真山水客供也是
日逐鐵遂僕夫頗讙失之必有得之者又何足云金
水亭即金鐵原鑊別墅也白鷺洲之水到此方大絶
壁揷清流如屛障者數里潭心巖石如牛頭亦名牛
頭淵可坐十餘人中凹自成樽形楊蓬萊士彥刻兩
絶蓬萊曾亦卜居此地朴思菴淳退居之所在下流
以扁舟往來云

三釜渊以朴渊尤詭壯洞壑幽邃白晝陰曀難久坐
龍蛇窟宅也

金化宰黃泳舊要也縣齋頗精潔夜酌甚洽醉中見
壁上詩即清陰所題率易和之入金城界山益峻而
水益駃登危磴俯臨百餘丈下有激湍群山簇簇如
畫圖中吾行在最高處地名官負轉云

金城邑桑阁隘陋而壁上詩無慮數百篇主宰請余
留題余戲荅云壁間無隙地改搆當為賦之

通溝即入山門户境界寬闊而居人甚稀有行宮遺
址及御井流傳 光陵幸五臺金剛時住駕於此云

断髮嶺上有雙檜坐憩良久時日西斜金剛一面望
之如鎔銀色自此世界自别覺胸次灑然
長安寺燬於火唯有外門門設天王塑像甚壯寺中
所藏佛舍利珠無盡燈皆元順帝時物至今無毀失
者為可異耳
入靈源洞山回水轉終日行清幽奇詭不可名狀行
倦便憩令從者把筆賦詠詠罷引滿晚到靈源寺寺
對自馬諸峯逈出半空金壁爛然二僧休粮面壁頗
有道氣
自靈源還到現佛菴西臺與佛頂臺爭高臺上有坡

公字吳肅羽刻也陟磴路十許里脚下雲冉冉起俯視長安正陽諸刹不可辨到大松蘿雨作不果登佛頂臺只望鐵鎖懸空耳

萬瀑洞為山中第一地楊蓬萊大字懶翁刻佛普德窟銅柱正陽六角殿奇觀也六角殿中壁上畫世傳安可度塔得天登寺中吳道子遺蹟傳寫而傳采處皆墳起可謂巧奪入神僧言乙巳大水巖壑頓幻余題一律于石上

機公居天德菴幽絶精灑見其丈室一塵不染供石耳餅山果松蕈以新茗下之焚香憩息晚以僧舁投

摩訶衍曉入毗盧洞極幽邃行十許里方抵峯下其間清流激湍奇巖怪石可翫可愛可懼可愕不可名狀登最上頂藤香壽蔦鋪如氊席郤望諸山如丘垤無敢與毗盧抗者方知此山為特尊也白雲自九龍淵冉冉而生須臾遮盡海上而雲氣在峯下如平頂慢雲背青天無纖翳雙虹橫跨日月峯如彩橋真奇觀也

義瑩長老年九十鬚眉皓白聰明不爽純嘿寡言居三莊寺唯一休粮僧奉侍瑩是西山靜師高弟稱道僧山門宗師之云

恒傳登毗盧峯吹遂或歌呼作劇九龍淵必生雲氣掩之是日兒炅挈遂奴及一僧先陟令吹遂俄而雲果從淵中起瞬息遮盡萬里滄溟可異焉

妙吉祥即山中名菴無僧廢棄藤蘿穿壁草木蕪沒

摩訶衍亦無僧為余衍點火而亦將廢矣然清絶殆非人境朴守菴曾於此聞天樂云

李許臺即溪邊石故大諫李公命俊以臨瀛守入山愛其臨流特立憩于此所與遊者姓許遂刻之云大諫號潛窩即余家舅也清節峻望可與此山爭高已作古人為之掩涕

內山有僧彥機頗涉內典外山應祥亦為教宗余入山機公來迓於長安送之摩訶衍祥公伴宿于榆岾俱秉燭談禪可謂空門之勝友

水岾內外山界也外山僧徒持籃輿來替內山僧告辭仍乞詩無慮數十葦賦詩清事應副作一役事有為而為之便作苦

自水岾醉過隱身菴菴中唯有一僧名曰普珠携之登隱身臺出半天臨大海而九井峯十二瀑布蜿蜿如鬪龍爭珠昨夜雨過落勢尤壯此內外山第一壯觀也

域中諸宗師為休靜立碑于金剛山治石高一丈有半月沙相國誤文乞余書之

白蓮菴法堅長老年八十病卧蒲團與之言清峻豪爽極有快處恨不得從容躭討耳

萬景臺即外山之最高峯東臨滄海海天一色指點三山十洲飄然有乘雲之意荀中郎登此固望海謂秦漢之君必褰裳濡足若令荀公臨此地當作如何觀也

榆岾巨刹也結構宏麗山影樓跨大溪尤為勝絕化龍潭亦奇絕烏啄井為古蹟寺中藏　光廟御押教

書元時制勅

山影樓跨大溪傑構朱欄畫桷映帶上下秋色政佳錦石纈彩令遂奴度曲發竹壺以澆之

外山之水大於山影樓縈回數十里諸峒溪澗合流於百川橋境落昭曠石勢奇詭踏山者到此洗心舊有橋亭宏麗今已毀矣

盧偆為榆寺所尊者見於地志怪誕不可信而狗岵上有盧偆井行人必啐之麗朝宰相閔漬所著山水記尤妄誕不可信也

枸岵之路羊腸百盤到盧偆夫人之祠始得坦壤行

數十里清川白石頗覺夷曠民居甚稀蕭條之境盖復清幽

外山自栢顛諸菴臨海者面勢極爽豁鉢淵之水戲動石之古蹟稱勝絶而新溪一面峯巒水石處處殊異楊蓬萊結屋其下舊址猶存新溪寺燬去或云傍近驛奴苦其遊客馳驅涉險火之數年来草木荒翳山門谿逕湮塞不可通

泛舟於三日浦摩娑丹書之壁觴于四仙亭酒酣太守李敬仁克甫歌之侑之不覺歡暢余亦以一絶書扇頭以酬之

就浴于湯泉泉即金剛山之外面　光廟朝沐浴行宫舊址尚在浴已投養珎驛村舍甚陋大雨一晝夜溪水大漲人跡不通傍有僧雙仡神歌能談禪説曰果擄胡床聽之忘倦

高城一境無論山海湖亭雖尋常巖石皆有意態如禽如獸或飛或走南江入海七星石諸巖羅列海門如玉笋瓊簪海山亭壓之真是佳區

三日湖邊有夢泉寺舊址若結構小蘭若其清絶可與吳中址固爭甲乙太守令居士結茅茨將經營云

丹書在三日湖之西絶壁上欹仄陷四人跡難到所

書字法甚古洪春亭爲按廉時作文刻烏石剔巖以納之其上有埋香碑字已剝落猶有可讀處蓋記埋香人姓名

芙蓉湖鄭方伯下叔所卜湖水在金剛之外山下不但景致奇勝洞天幽邃頗有種黍蒔秔之地正爲隱者棲遯之所恨不得稅駕焉

鑑湖方數里清澈可鏡毫髮前對九公峯宛是金剛之香爐百塔諸勝其下傑構參差左有楊蓬萊舊業村落隱映林間如畫畓右有長松捍蔽海門松外沙峯特立干霄望之如玉攙湖而亭之者土豪鄭洄云

海上固多湖當以此為第一

扞城路上見海鷗千群下汀意甚異之顧眄閒出曲渚漁家依岸婦幼雜坐有物如丘阜即細魚也鷗群攫之無忌

東海艓子刳木為之可容四五人以釣巨口魚為業日出便張帆而出瞬息不見晡時一點從天外來俄即泊岸可知其輕快飛仚臺淩波亭皆海上勝賞飄飄有遺世獨立之意

永郎之名紀之丹書金剛山有永郎岾高城有永郎湖扞城又有永郎湖所謂永郎者不知何許人亦不

知年代嶺東人傳之為真仙者流高城湖幽絶扞城湖尤清遠爽塏松林巖石殆非人境遺遥半日庻幾與永郎遇

高城之水石奇處不可殫記而懸鍾狀如覆鍾而其中虛缺如蜂窩可容十餘人足見造化之巧

僊游潭自是靈境余倦倚松根夢與古衣冠人劇談仙釋事覺來猶能記其語異哉

烈山湖際海而在關東最鉅望之渺瀰恨無舟楫以泛之

鳴沙數百里或以軟轝或跨小衛隨意行止初出高

城途中遇會心處便坐憩行爲遲遲前路所經愈往愈勝不暇應接埋香浦牛頭臺花津數處爲尤奇

九月十三日到清潤亭月舉與海濤相盪天無纖翳如白晝余迺登萬景臺枕石而卧夜久凉露沾衣清氣襲骨奚奴從臺下吹遂魚龍皆聳此夜此月天下共之亦無如我得意者

清潤亭最近海驚濤喧打庭際聲甚壯夢寐不成唐人詩云潮聲偏懼初來客實際也

清潤亭柱間有斜行卅字即盧穌齋爲游客時書也後人刻之考其歲月穌翁卅三歲時書也

所謂鳴沙者踏之琅琅有聲關東數百里蓋無不然海棠花羅生其上如鋪氊如錦障秋深結子如金櫻子

海上路皆鳴沙間有巖逕必突出波心爲臺無一等閑平地必有蒼松落落如翠盖狀亘數里行人多從松下行盛夏亦有爽氣

天吼山在襄陽其洞壑峯巒可與金剛並稱特立盤礴不大耳名藍淨土多高僧栖結者云

余觀日出凡三處留海山亭最久而多雨只得三次清澗亭洛山寺皆清霽而洛山寺所看尤偉世稱洛

山觀日出者亦有由歟
襄陽使君爲余觴于洛山寺之梨花亭酒半移席于義相臺見數點從天際来邑人言漁舟且至俄以白航泊岸供海珍遂劇飲席次小妓詠松江相國關東曲頗清婉聽之神王
祥雲驛留客堂頗淨灑庭畔烏竹蔥蒨可愛一面際海長松數十里蔭映白沙關東名區也驛官供梨五枚其大如數升瓠
入江陵界地勢頗寬闊村居豐腴觀瀾亭下蒼松沿溪十里時値深秋而海上秋色頗遲紅葉正纈可翫

亭臺間題詩滿壁皆宦客作考其歲月或有五六十年者而已不識誰何噫世間名宦者無非竊虛聲馳騖一時身歿而名不稱如此悲哉

牛頭臺邊靚粧人候之就視即江陵籍妓王娘也蓋少日平康舊伴不見而十餘年昔日丫鬟小奴已具衰相渠亦驚我鬢髮

渡江門橋望見臨湖樓閣隱映林間丹雘聳空者遂馳往欵扉亭空無主庭畔碧梧脩竹政可人意表裡湖海爭相獻奇時斜景浸湖海濤接天杳杳海上第一區也

九月十五登鏡浦臺夕霞倒映湖海如纈錦俄璧月
中天如錦者飜作水晶世界扶醉下臺駕小舫載妓
樂中流飲讙夜久凉生流瀣淋漓覺仚遊也
夜半從鏡浦投草堂主人具酒候之余扶醉以登秉
燭觀壁間詩無慮百篇余和申企齋一絶令妓輩作
樂極意歡暢地勢平遠結搆精麗甲於溟州
鏡浦臺潛窩公所重刱甚宏敞只揭崔楊浦一絶及
張谿谷記文而牓額即余筆云溟州多豪族第宅宏
侈城東門外皆士大夫居朱甍畫桷以之如櫛不但
鄉邑間無此京華經亂不得如此

寒松亭舊稱佘真所游誌尚有丹竈丹井青松白沙固是淨土而海邊如此地者亦不少

登大嶺見邑屋小如蟻蛭鏡湖如斗方知登泰山小天下耳

大嶺可謂壯矣自江陵直抵嶺上四十里而遠踰嶺出横城界方爲平地其間郵傳皆嶺路百有二十里也

江陵一境秋色政佳爛然如丹青到横溪崖谷慘憺

霜降已久木葉盡脫相距數十里而氣候頓異

五臺山前野踰省坪有御林臺臺即小堆阜也俗傳

光廟幸五臺時駐驛于此取文武士而武擧不試弓
馬令騎牛馳下峻坂而不墜者爲入格故江陵有騎
牛及第之說
五臺之大以金剛不翅齊鄒而其峯巒圓肥水石無
奇勝處唯于同水一小臼而爲漢源者異矣世傳此
水殊異余爲一啣甘冽煑茶尤佳
上院即 光廟園刹宏侈無以所蓄器皿極富一素
屏乃清之手筆爲可珍月精重門掛林石川五言律
二首爲可詠
臺山即杞梓之淵藪參天蔽日其大或數十圍古人

曰觀於海難為水余亦謂觀於五臺難為木也
月精無談禪之僧聞東觀音菴有休粮老宿以計致
之名曰性淨年六十八歲形骸土木不出菴已七年
而不語不食者久云余設方便語質之遂開目莞爾
曰宰官可與語也應之如響
余有愛僧癖僧亦多款余者自西山以下諸名釋無
不見雖未及見者蓋得其戒行矣又從金剛閱禪宿
之栖定者未有如性淨之知行俱高也其入定未破
如吾并既接為搏精神潑發辭鋒超邁雖大疑端以
一句決之見其志槩有足以凌駕一世

余問四教無供案法自趙州始今之做工不法四教只依趙州面目如是而可以入道未淨笑曰措大能識道理麼禪說聽瑩假儒為証孔孟只曰吾予問答說破而宋儒始說出主敬儒家之主敬即禪氏供案之意蓋聖遠言湮大道榛蕪人慾滅天儒釋皆當求心求心之要在祛欲故以此為教或以敬或以無祛慾之志則一也人慾淨盡天理自見耳

過嶺巖阻無開眼處到清心臺頗高爽臺邊有井亦名于同味極佳與五臺之水無別

大和驛傍有石窟門戶僅容一人其中轉高大行數

里不可窮傍究無美持火照之石縫奇異不可名狀下有灘聲而不見其有水地中必有流水甚大石鍾乳如飴糖出門堅如石異焉

原横之間村居蕭條山水亦不甚佳而過一激湍怪辟便停驂吟翫方知所遭便乏遺興

蟠驪一帶無樓臺之勝到清心樓頗敞豁龍門山勢平遠妝老舊蹟乏以慰藉久客之懷

夜半舟行到龍津遙見江上火兒輩候余至也下舟一家三兒来拜心便欣然千里名山未断愛根為之一哂

行中所帶鄭禮男頗識老佛家言崔奇男能詩能筆
僧戒淨不識一丁而馴狎可美三者乏資遂游使令
每到妓塲輒令淨也伴妓歌舞遂爲方外之戲

樂全堂集卷之七

# 樂全堂集卷之八

## 傳

### 李翁君善傳

蓋隆萬間有李君善先生者其人隱遯者流而不能盡掩其才執以少見世世無能名其德者余故傳之曰君名崇慶君善其字全義人鼻祖棹以木道濟麗兵為王太祖元勲自是世有聞人君生而頴朗七歲自知讀書甫壯博聞強記好為古文辭金慕齋亟稱之弱冠魁鄉觧尋又舉進士在太學曉夕發軔顧君方有遺世意為沙彌作梵語亦不復為世所羈遂棄

歸放遊四方卒選勝于利川之閒世洞家焉洞多奇巖秀峯澄潭激水古樹名花又地肥衍宜秔稻曰山而室引水而池灌溉其流種稻黍致產貲饒自號楓潭道老曰哦其間不迹闤闠朴相國淳勸以仕將辟起之君笑曰公使余能以壟上之樂內諸羈鳥乎相國歎服不敢再言君性樸質惡華美衣止布温居無輪輿无游讌之好兼味之奉而良辰令日鄉黨和會則必置酒盤洽無尊卑長幼一飲以和里歌巷竽陶熙而樂舞蹈婆娑歡如也其孝友純篤一出於天凡有遺訓終身循蹈於伎無不能詩道草聖俱绝而少

時嗜豪射法最精百千命中自喜不可禦父母言之輒罷去終身不復拈矢服云家君嘗於庚寅年間徃訪之稱君時年七袠而膚瑩顏渥動止儒雅驟即之落落穆穆也徐以究之溫如也徵其談說古誼揚搉風雅纚纚忘倦豈鏟耀遁光蹈貞而履潔者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昔人盖記之矣

## 李瑑傳

李瑑病痁五十日遂死其所善薛生居仁聞瑑病甚候之斷敗齒牙落絕粒久精神猶不亂死之日能起坐診其脉曰脉已絕矣居仁曰君殆矣無所付屬瑑

曰無所託託兒子學耳其妻欲與訣麾之不令近前與居仁從容談死生去来之理數語閉目不起仍屬纊云琢早孤家貧褐衣蔬食不厭貌甚陋言辭不足以動人而顧其義至高甲子之變聞 乘輿播越挺身赴難從 上入公州賊敗回鑾 上命録大夫士之扈從而以白身多得官琢拂衣歸名亦不録丁卯又赴全州盖 世子分朝之所也 世子還都收録如率琢名又不録冢宰昇平公聞之亟加歎賞薦授社稷叅奉不拜琢於翊聖為從妹夫也至京必来訪翊聖亦知其為善人許與盖不淺不幸短命年僅三

十有幾有子女幾人皆稚弱家無餘石無以斂其婦翁都事公實經記其喪噫悲哉琢之為人外貌魯鈍中實純明操履潔白志慮貞確事偏母至孝草廬一間不廢風雨終日讀書屢空晏如屬文不甚善而優於取科第屢得上庠而止命也口若不能言而臨事慷慨聞朝廷興廢和親作詩以見志質而不俚衆而不傷亦得風人之刺也翊聖嘗謂琢不死則必有所樹立知琢者不以為過也琢果以布衣早殞不振豈坐薄相耶有衣敝縕袍與狐貉者立而不恥者有謂貧而非病者千載之下聞其風而思齊者庶幾琢也

李琢　恭靖大王之裔祖某父某母某氏妻李氏父即我仲舅都事公名壽俊琢初名瑾字君寶生平拙約朋友間不以踊而琢之死檢其遺書書其稿曰綸齋綸齋必其踊也豈取其直耶噫琢非常士也雖不自名好學向善以古人自期者也翊聖能知之不可謂世無知者也以薛生之言臨絶夷然亦可異焉其婦旁聖基言君寶歿而其子弱欲得子一言遺其孤吾知琢之生也耻近名故著其聞於人者為李琢君寶小傳

雜著

## 蒼然亭說

淮上有廢丘余乃夷其顛而亭之命之曰蒼然客有難余者斯亭山水之會也斗峽奠其後牛山經其前華岳矗其東御屏亘其西白雲中隱挾二江而橫騖杜曲昭坪闢千畝以傍出孤山龍翔砥柱龜伏茲數者不足以名亭乎曰唯唯否否是皆物也余居闤闠之中凡物之大小華視聽而娛心意者何限而剔榛鉏莽戴茅而席地樂於斯丘者吾將遺物而游於其表則峙者流者吾見其鬱乎蒼蒼而已若子之所言物也吾之所遊神也吾將役於物乎客噤而退遂書

其說揭之辟

天說辯

謂天昭昭臨下不遺一物者謂天昧昧無知都無管攝者而柳子酌此二者之言而為之說折夫退之之言曰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功者自功禍者自禍以柳子之說觀之則天之昭昭抑昧昧耶功果自功禍果自禍而所以禍福之者誰歟夫天冲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見其已應而謂之不遺一物見其未應而謂之都無管攝若退之之言誠有所激不足多辯柳

子之說亦未見大原也天即理也理之所在未始有天人之別人能與天合德奉天命而行天道則是亦天也曰天爵曰天討聖人豈欺余哉然則天之昭昭抑昧昧耶可以謂果蓏癰痔草木而功自功禍自禍而已乎噫柳子未聞大道而立私說者耶亦有所自激而憤悱也悲夫

## 懦軒說

德兩以特立不撓聞於世而以懦名其軒徵言于余夫懦近于嬾妨於治身懦近于雌妨於事君是二者惡德也取以名其軒者奚戒之也德兩治身自謂任

眞事君自謂無隱世亦以特立不撓目之其已遠於懦矣又何戒焉雖然自非聖者不能無幾微之見於獨知者隨其病而鍼砭之也凡人之行雖善落於一偏則長短互見不得相掩任眞而不自敬重焉則或流於懶也無隱而不能有犯焉則或疑於雌也任眞固善矣能敬重其身焉則無或流之弊無隱固當矣能犯顏敢諫焉則無或疑之端特立不撓之目終身不衰何虞乎其懦也古人曰善用易者不論易如知懦之爲惡德德兩無所事乎名軒亦無所事乎余言矣

## 雙佗卷

天有是理是氣而賦萬物人受是理是氣於天而財萬物萬物旣以是理是氣而生生者不能無死死生之謂去来去来之迹人亦不可淂以知之而唯可以理而推氣之聚則寓於形局散則歸之太空往往不淂其平則有所憑依而為妖孽一切幽怪佛氏所謂三界而用香火六味濟而度之者出於慈悲之心也佛氏之意以為淂氣之正者生而仁賢死而神明淂氣之不正者生而邪惡死而滛厲仁賢則人所愛慕而敬嚮之心生邪惡則人所厭惡而忌畏之心生愛

慕則饗之忌畏則飫之其報雖殊而欲解其欝而導其湮而歸之太空或復受人形以為人物化惡為善此理之或然而功德僧之捨身發願奔走叩祇手胝而足胼者心佛氏慈悲之心也香火之費必待善男子善女人捨施之力則其捨施之心亦佛氏之心而種福之根亶在於是噫圓於是理是氣之中而一善一惡皆由夫修悖而孰免於生死去来者耶盍相與勗之

題仇十洲白描羅漢畫

五百散聖皆隨聲聞果中而十六應真特畫以行如

摩詰貫休輩創意險詭以駭世眼我東古刹之繪壁
懸幀往往有可觀者咸倣其遺法云曾見王司寇元
美跋李伯時渡海阿羅漢畫貌寫甚工如在眼中余
嘗愛其文思見其畫而不可得也即從李吏部子時
獲覩黄　勅使孫茂所貽仇實夫白描羅漢若位置
明整點綴淋漓至其鬼叉龍魚雲物波濤掩翳繽紛
顯晦異狀大約與元美所記一般而遊戲三昧描出
幻境稍裁體勢而亦異焉足償余夙昔之願奚必以
伯時所為為揩眼哉恨不與子時造弇園方丈揮麈
提衡辨因果而論覺趣然元美亦恨在閻浮提中不

及娑竭龍法眼也

書後

書 宣廟宸翰後

翊聖以萬曆已亥秋通籍禁闥時 王子儀賓避地海西唯 两王子未出閤侍 上左右而長者與翊聖同年生次差一歲就傅受書能作方丈大字以翊聖粗習觚墨技許與之游以此起居訖輒趨此邸出入無間如是者數年所而叨 恩冐 寵有踰涯分無論酒食裘馬書籍服用之 賜宸筆寶翰往往下須或使者造虎閤直廬壓坐徵賡和者數矣每至

上前天語諄諄勉以問學雖文字之末毫畫之微亦必提誨而勸課之不啻家人父子而稚昧無識知惰棄其身至今顛毛種種無所成就辜負 恩靈大矣數十年来天時人事之變禍福存亡之故有不可言者而未死之軀僅脫羿彀荐丁家禍觸事悲苦豈非蹈溢器之戒也偶檢陳篋得 御墨如干紙愴惋者久之較舊藏什之六七失於流離顛沛之際懼遂漫漶謹彙為一帖付屬兒輩永永無忘云爾

## 書朴錦洲所藏書畫帖後

朴大觀所集古今人書畫為帖者幾卷卷中傾庵南

窓書差不失法度石峯小行用筆頗倣大令而時露
本體豈少時書耶聽松書絶句數行蒼古乏以壓卷
其餘亦皆名德遺墨則為可珍也李綏所為人物翎
毛驟觀之似無大過人者徐而究之洗去蹊徑點綴
入神一種風氣自有不可及者李吉之花鳥木石氣
力古健而精神流動小遜李綏李楨之人物寘之中
國繪苑胡多讓焉楨畫中此最佳李澄生於畫家閒
見贍博才氣敏達遂至旁通論其山水不能如李綏
之雄遠人物不能如李楨之精爽草蟲花果不能如
杜城之逼真禽鳥木石不能如李吉之古健而鋪置

優綽起伏合度至於肖生專主意態超凡臼而臻化
境縣舉其全則近世李綏之外無可敵者澄之為人
鶩絹何限而群品造極無如此帖為大觀畫其伎耳
杜城石陽黃魚諸子雖以偏至天才俱極高其鳴世
非幸噫　康穆兩朝名蹟盡入大觀卷中搜羅之勤
可見篤好病裡展玩率意書之王司寇所謂不知而
強評者耶噫余於初春病甚無憀借錦洲家書畫耽
玩之餘有評語錦洲求見而未及出既哭寢遂以掛
紉之語及誄文中爲倫小曦偶發篋笥見舊草不任
人代之感書以歸之其孤輩云

書　御批後

不肖輩奉諱来頑不死滅孿踊莫及日月不待祥期奄至穹壤茫茫日對先稿若手澤存乎簡編者寓慕寄悲偶祛遺篋得　御批四十有一紙伏以讀之不覺涕涔滛下也先大夫於華除初起廢受委衆責隨萃顧時直囏棘外虞内訌新貴分門氣勢頡頏浮議横生事多掣肘尨不能雷同以是陰濳嘵嘵甚至伺影三年之中丐免露章者多至於丙寅而不得不决去丁卯之變不免再起竟以盡瘁成疾嗚呼痛哉先大夫行事書之太史副在太常諸君子銘誄叙志寔

論森炳不肖輩其惡敢私昔侍膝下竊見遇事慨然知無不言洵乎李末位都首席身擔隆寄益自感奮精白匪懈庶有所發舒展布而限於大造齎志千古抑時運之使然耶世有恒言君相相須國可治 聖明之注意見於 御批者若此而甚之者日起則裁之不戢而暌相須而見功實哉嗚呼痛哉

## 書庚子實録洗草帖後

李侯士深氏雅有嗜古之癖清暇相訪輒評抡古今書畫不知晷之昃則余喜其不徒於嗜識之深也一日士深氏袖一軸示余即嘉靖庚子年 列聖實録

洗草時史局諸公修稧作畵録其姓名成相國世昌
叙其事而詩之者盖故物也士深氏拱而屬翊聖曰
記事官黄公悅迺厚源外氏先祖也淂此本扵鄉人
竊有羮墻之思摹而藏之俾貽后昆子盍為紀之翊
聖謹按而惕然作曰軸中第十七位同知春秋館事
吏曹叅判申公即翊聖之曾大父也第三十三位編
修官議政府舍人宋公即先大夫之外王父也今曰
士深氏而始覩吾家二祖修史之跡噫人之才不才
扵是焉判矣翊聖與士深氏俱為人子孫而士深氏
能眷古而敦本摹寫已蹟用寓追遠之誠若翊聖之

亡肖不覺纇之泚矣昔頴考叔愛其母而施及君子

美之士深氏可謂不匱之孝者耶庚子距今殆百年

所矣黄氏與吾家俱易數世而小軸殘墨不泯於兵

燹喪亂之際竟為士深氏之所獲而翊聖與記其事

為可異焉兩家子姓適追先世共貞之誼不墜家聲

幸矣黄公之嗣長溪府院君廷彧以文章勲業聞於

世士深氏乃其外孫云

## 書指空畫像軸

余以辛未秋入金剛遍觀名藍寶坊亡論勝絶偉麗

之覲往往有古器法畫世間所無者最後到摩訶衍

得一敝幀於塵埃中頭陀像也初不設采績天然有生色必國手或異方奇蹟也訪諸老僧云是指空和尚真不可詳也雖非指真空決知其非凡僧留影余愛其畫而懼其湮滅遂携來洛下改修邊幅仍付道僧雙佗還之山中夫畫中之人不知其為何如人畫之者亦不知其為何如人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則破楮殘幅不足惜而余顧惜之欲求其傳者果何心哉後之見吾說者必不知余為何如人也

書李子時壯元栢行後

李祭酒子時甫賦壯元栢行金清陰張谿谷和之或

步其韻或詠其事遂為詞苑盛事云之栢之配以壯元之號不知昉於何時而要不過一考夫漫爾署之者仍為美譚每於課試士爭赴樹下祭酒公三場壯元亦從此樹下得之矣物久而敝理之常其質亡則名宜隨滅而强欲新植而充廢舊名者勤矣又詠歌而侈大之乎泮宮賢士之所館庭砌閒林木亦賢士之所游憩而栢尤拔乎萃者故子時為之封植即勿剪勿伐之意而實寓樂育成就之義也然栢之枯久矣不遇三場壯元之子時不能封植而非子時之詩惡能鳴於世并得諸公之和也夫一植物而其榮也

能享尊名其枯也播諸詩什栢也自不朽矣噫千尋之材生於壑底摧折於風霜者何限朽株弱植特為君子之所愛護此係遇弗遇也

## 書潛髙游山録後

有以其異同於千萬人之同不能不異於千萬人之異區區匹夫之見必異於千萬人之同者千古以来有泣周者以非聖見闢焉而自以無妄人謂弔詭而其自守如故得非苟已金剛山之宗也稱白玉峯者千萬人所同也則以之人聖也乃以其意曰培塿之大者巖石之惡者苔蘚老而色蒼非石之白也山積

而隘水悍而怒所見不如所聞也此顯基氏區區之見而不同於千萬人之同也非人之聖者曰莊周氏非山之聖者曰顯基氏俱皆自守其見者也人不見孔子而聞莊周之說必闢之不見金剛而聞顯基之說亦闢之噫孔子吾不及見之矣吾欲親見金剛得其實狀而後以鼎莊周之鼎律顯基也然爲此說者無亦不能不同於千萬人之同者耶書此亦顯基氏

書李子時百韻排律後

長律昉於審言百韻創于子美前作後述无容擬議嗣是效倣率歸汶汶盖氣欲完則才不充辭欲修則

事未椓飣豆既繁正味難調盼飾雖工真色易枯或
意盡而辭蔓或小淂而大失未見韓信之益辨徒闇
相州之師潰用是守約諦言斯道觀海氏之述懷就
於片晷弗曾更藁而鋪置明白結撰精嚴音節赴會
篇法合矩其出處之伸屈趣造之離合世運之汚隆
氣機之迭還咸歸于一鑪運錘无瑕憂時悱惻徵古
慨憤詮情播義騁頓泄抑亦皆出於忠厚之藹然則
斯淂風人之致成壹家言豈亶彪蔚於詞場幟樹於
文壇哉余也幸庇仁隣叨爲樂天問詩之媪敢推管
見寧辭堂下妄論之誅

## 題董太史書後

中朝近世踊能書者枝山徵明之後董太史玄宰雄鳴藝苑世多贗本殊不滿意今得金字心經於潛谷金伯厚許極有腕力法源乎吳興而以奇拔出之其爲玄宰眞蹟也無疑爾風塵滿目文獻墮地拊卷興懐攬涕以題之

## 書金伯厚朝京日録後

金承旨伯厚以朝京日録示余余卒業而慨然不覺涕簌簌下也朝京贄幣止於丙子而已乎朝京之使价止於伯厚而已乎聖天子愍我出城之辱反加衮

憐厚賚貢使扶護而遣之者即我列聖畏天之效也
本朝以洪武壬申受封而永樂以後始錫儀章書籍
慶[illegible]之節視同內服盖 獻廟朝天歷謁燕邸聖神
邂逅會契合昭融改玉之後恩造彌隆數百年間蔚有
同文之美逮 宣廟斥倭假途之請酷被淪喪之禍
至兩京覆沒八路丘墟而義烈昭揭於宇宙外藩之
替中國受難古所未有也 神宗皇帝動天下兵首
尾七載掃蕩妖氛中國之為外藩用師亦古所未有
也自是君臣上下矢心於萬折必東之義雖以力弱
敵驕猶秉大防龍灣之狩南漢之圍均之手守義不

屈而一起一伏繫天下之大勢異也聖天子哀憐至厚賚貢使扶護而遣之者覆之以天地照之以日月也伯厚戴恩反命乃脩是録亦不諼也噫冠盖結軨於幽燕文章被服彬彬華制豈期贄幣止於丙子使价止於伯厚已也與東方百六之會人之觀是録者寧不泚顙而釀涕也乎伯厚名堉清風人也

潛谷小像贊

以為伯厚也則綸巾鶴氅非丁丑以後之衣冠以為非伯厚也則紅顔白髮即牛川草廬之先生撫孤松而盤桓盖欲追栗里之淵明者耶

書高霽峯手草檄文帖後

甲辰年間高氏子姓以正氣録求叙䟦於當世之操觚者吾先大夫亦以數行文字書其後而歸之時余稚昧讀録中霽峯先生檄義兵文輒氣作中咽至掩卷而想見先生之為人也稍壯見月汀尹公所撰碑文述先生文章行誼尤詳於倡義殉節狀赫赫如昨日事余乃誦義不輟逮遭國家多難益歎忠義之士如先生者不作也先生之季胤用厚氏一日過余自袖中出一小冊子示余且索一語為識竊觀冊子即先生草檄文而手澤宛然其雙行句斷行草遒麗所

抹改數字而已可見其激於忠義吐辭成章初不假
于搯擢點綴之爲而悅從左右筆研間覩覩其揮灑
涕自簌簌不止如前日氣作中咱也古人謂讀孔明
出師表而不出涕非忠臣云者非虛言也壬辰去今
五十禩經許大變故而赫蹄小草墨跡如新若手未
觸者則其護持保存出於至誠孝子之用心可謂勤
矣噫先生之名當與天壤俱敝文亦從而傳之獨此
草本爲高氏子姓所有則不知傳止幾葉而百世之
下有錫類之君子能護持保存如今日也余既幸得
覩先生之手迹而又念先大夫既題正氣錄則繼而

述之尤幸也茲不敢以不文辭遂書所感于中者以復之云

## 書李子陵西竹唱酬後

南漢之役余以摠管承 命統禁旅衛宮城時延川公同爲僚家日夜聚首而所共勉者在於明白死而時以漫語相藉曰天幸得脫吾儕便即謝事歸以輕舟短棹還往於牛渚斜川之間以遣餘生足矣傍人聞之者目笑以爲不可必之約吾兩人亦自以爲此事必不得遂矣洎國事少定余乃以病屏居淮上延川公以休沐在斜川庄命駕赴期爲田間飲數矣每

一相覯輙披襟傾瀉酒後嗚嗚擊節歌呼即圍中漫語若執左契是人間一段奇事當時目笑以為不可必者聞吾儕從游之樂亦莫不以為奇事也然余病不能供世故能處寂寞之鄉而延川公六十康強能以筋力事　君不免奔命疆外至経渉遼瀋山河發於篇章富矣北征一篇尤有風人之致真可以續杜陵之筆也噫奉　君父於長圍中日夜聚首而所共勉者一死之明白則可謂悲矣今吾得不死而優游於枌榆之社延川公奉使絶域稱使乎之賢者抑可謂幸矣乎他日把酒於時兩亭上以盡此不盡之説

## 書戒淨軸後

天啓乙丑余遊松都山水南僧義賢挈小沙彌戒淨頤從之自天聖二山轉入太華往返十許日盖勝遊也越三年不吊降割抱疾處埊多在墓廬病脾绝粒只擣松葉和稀溢日一盂賢公見余疾幾殆為之悲憐進淨沙彌服事左右曾從山中老宿諳服松葉法故耳執役甚勤終無怠色三更皷鼕如一日焉余感其誼無以為報作紙軸請五峯相公首題七绝詞苑諸丈月沙以下十八公和之一代光燄盡在此矣淨如獲拱璧頂禮袖軸而去未幾賢公亦寂淨踽踽失

所自南漢往来靡間余謂净早晚退閑爾可築庵于近地當修白傅故事五十後乞骸雅計也戊寅幸得恩休来依丘壠而居後有小洞境幽而泉甘净果卜其址立數椽屋余喜其践言以杖屨訪之新搆草創壁掛文佛小幀罟鍾香火之具居然一净宇也奠茗清晤劇談曰果以為晚際結社安知非宿債也談間出所藏詩軸宛是舊觀余乃欣然讀之而又慨然而傷也作軸求詩即昨日事而軸中人化者殆半之未化如余者頡滑已祛與貧衲栖遁於雲水之隈亦安知非緣畫而出趣者耶噫天地之間盈虛消息而已

生老死病又奚足云昔之勝遊已是夢幻今之栖遁爲結局事見一小軸邈形欣戚豈非妄也然旣有所感書而識之

## 跋

### 芝峯集跋

芝峯先生集成其嗣聖求責翊聖以剞劂之役顧非其人且非其任惡有所效然竊嘗有所聞矣持之恬處之靜守之確修之潔知幾介石難進易退當於古賢中求之學問之超詣識度之簡遠自有不可及者而才分極高論詩甚古成於心而裁於法其至者殆

將鴈行於開天諸子其為古文詞絶無蹈襲馳驟之語根極理道精練雅馴成一家言要之經世而垂后者此吾先子之言也吾先子與先生束髮定交合志同方塤篪不足以喻其和止水不足以喻其澹而進退信詘白首無差至於名位始卒亦畧相符今而兩家之籍並懸於國中後死之感為如何哉噫先生晚歲志吾先子之墓殆絶筆也翊聖每讀之不覺涕涔涔下也昔程叔子謂門人曰後之欲知我事行者須考伯氏之狀言其道同也則讀吾先子之誌亦可以知先生矣調合則尚友千古知希則垂竢百世而生

平賞音互為定論而世不得疑其夸吁亦盛矣先生之名跡自有當世能言之者只掇從家庭所聞知者以為跋

畸庵病稿跋

余僇迹自放不能齪齪佔畢間往往為人敦迫強所不能而為之率不工遂罷之而雖與能文章者還往持國子謙仲淵諸人皆余莫逆友也無故而不相聚者寡矣獨鄭子子容廢散在湖中屢一再覯而嚮數子每論世之能文章者必曰子容子容余亦心屬之久矣今者子容薄遊京中故求見余忻然委析若平

生之歡遂定交誼出示其所為畸庵病稿者余讀之心懾而目眙不能竟也噫此所謂大家數者耶其賦詠之為騷選者如騷選詩道之出入唐宋者如唐宋數子之論文章必稱子容子容者誠知言哉雖然語子容之文章可謂成矣語子容之年則猶為方進之地假子數年攻其富有日新之學極其所造如騷選者不但如騷選而止出入唐宋者不但如唐宋而止爾余將拱而竢之

## 琴巖稿跋

春間余疾病杜門謝客一日李子時夜過故求見迎

至卧内稍稍談藝相樂也余因謂亡論崇庳亦各言其代也吾儕駸駸乎壯矣而自視謇謇計遂已而世有執幟以當盛事者乎子時頹然而作曰有故友宋子夢寅者能嗣絶響假之以年可以攻諸子之壘而桴其鼓矣不幸短命未究夫作者之業今而未見其人也余聞而心悲之竊欲見其遺稿者雅矣為省覲途維揚伯游示余一卷即子時所稱宋子之詩也余忻於果頤受而讀之驟即之琅然瑩然徐而爵之旨乎其味繹乎其音神與才傳天機自在可謂泥而不滓者也余蓋信子時賞音不以時好也噫士之尚友

於千古者不惟抗志自高亦其不得於當時實有曠世之感余與宋子者生世既並少長且儕固宜肩拍膝交以罄一時之懽而乃貽阻平生却求之卷中寓感於人間世者茲曷故也余於是乎不覺三歎而題之

疏劄

進先臣文集疏

伏以先臣遺文在篋者不忍漫棄纂次印出本欲藏于家而已親承 温諭不啻丁寧臣誠感激不知死所謹以印本二十二卷粧䌙投進先臣早事 宣廟

久叨績綸之任應　製教命有關於時政者不爲不
多而論失於壬丁搶攘之際放竄幽憂之中頗事論
著雖小說单辭皆有所激而發至於東國事蹟人物
是非往往直書不避忌諱者出於傷時悼道之懷而
實寓勸懲其志誠可悲也先臣嘗觀宋史慨然而歎
曰熙豐奸孽矯誣當世而不足欲并欺後世殽亂史
牒賴高宗改修可見天道之好還也　先朝實録成
於凶人之手遂爲穢史小人之禍古今一轍國可亡
史不可亡乃著神宗哲宗實録修刪顛末以明舊史
改纂成例意實惓惓曰國家多事昏朝實録訖未刪

正天不小延齋志入地臣在草土常自悲痛耿耿者也仍竊伏念先臣遭遇　聖明受恩深重盡瘁多年未效消埃之報而憂國忠君之心可質神明每見聖上嘉言美政未嘗不色喜或有過擧則憂懼彌日恒謂今之國勢無一可恃而惟恃　君德君德一虧則國不可爲民心之係屬在是天命之迓續在是錢穀甲兵有不足憂此先臣雅意也臣推先臣之意并獻一得焉御物必誠勿任數而臨之處事必愼勿違衆而自用辭氣勿太露使人窺其淺深言路必廓開使人得盡其情體乾之健行巽之貞此今日　君德

之所當勉者也古人曰内重則可以勝外之輕淂深

則可以見誘之小言約而意備最切於向裡工夫伏

願 聖明留神焉荅曰觀卿上劄深用嘉尚且投進先卿遺稿對卷悲感無以爲心劄末所陳宲是藥石之言予雖不敏當以此自警焉仍傳曰今下阿多介一坐胡椒一斗賜給勿謝

應旨陳言劄

伏以 聖明深痛 真殿之灾特下求言之教臣未

學咎徵推驗之説唯以耳目所及者而應之可乎今

之憂國者在於外敵謀國者在於錢穀甲兵而臣之

所大懼異於是 殿下之民有子殺其親者奴殺其

主者其他亂倫干紀之事不可殫記則人道之至變

而本朝之風化大壞矣 殿下不能使斯民持三綱而遵大防雖有錢穀甲兵其能使之趨敵而赴死也乎恭惟 聖明臨御以來資於道德克勤自治之方而感應之理若是乎謬戾此臣之所大懼也壬辰之亂振古所無賊不退者七年生靈之塗炭國勢之危杌視今日何翅倍之 先王能自強而底重恢之績是無他道至誠事大至誠臨下固結人心而已至於節儉之德高出百王 殿下之所親覩也敝席素丌屏障不飾嬪侍貴近衣無綺羅當時中外幾於化之先王之治已治人以實而不以文矣茲非 聖明之

所當法者乎臣於丙午年間在摠府直廬 先王誤聞臣讀易之名 賜以誠齋易傳一部臣之拜恩二十有六年而猶未能通其蘊奧竊觀其傳以古人行事之迹配於卦爻多格言確論頗有闗於治道敢爲投進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殿下遇災儆悔戒愼恐懼於不覩不聞之中而通乎屈伸消長明乎得失治亂闡陰陽闔闢之幾窮剛柔致用之妙體元行健觀時取義以易簡之道建久大之業眞所謂帝王之孝而慰 祖宗在天之靈矣噫乾坤陰陽之辨咸恒陰陽之交不辨則分不嚴不交則情不通君臣

之際不恵不嚴而恵不交咸之九五曰咸其脢无悔蓋至虛無私感之盛也聖人之意微矣伏願 殿下留神焉臣以冗散冒進瞽說臣不勝惶恐屏營之至取進止辛未三月十三日進十四日批下答曰省劄具悉卿憂國以本進言以誠使予感悟心甚嘉歎投進易傳當詳究其意不負至情備忘東陽尉進劄陳戒兼投易傳俾予知格言雅論若非深情何以至此其賜廐馬一匹以表予意

## 請還島田第三劄

伏以伏奉 聖批溫諭丁寧臣誠感惕不知死所竊有悶迫之私不得不冒昧疾呼於 旒纊之聰臣罪萬殞臣罪萬殞凡王子女之家元無世守之業婚嫁

之前國家備給家舍田民官司依式舉行壬辰以後
雖極薄畧舊規猶存臣生年十二適籍就列其於衣
食之源田民之數都無管攝且生於寒素之家治生
本非所習而在　先朝唯趁日起居朝回餘晷煦煦
於父母之所熙熙遣日十易寒暑世道嬗變舉家羅
網竄逐流離危苦萬狀臣於其時以不能善化觸禍
尤重東迹郊坰十年竢譴其間剋削困暴之狀　聖
上亦必洞燭之矣反正之日該曹奉教釐正考卷歸
本亦一時之恩也臣家不祿經歷許多禍故臣之頑
命雖不死滅未老先衰生趣日薄粗知聚散盈虛之

理不欲爲經營役心之事踽踽行坐飲啄隨分而秖以賊性疎狂任情而行無事滯謗不避招尤剜肌見骨勢將不支惟是島田一事方伯之狀備局之啓諫垣之評筵臣之斥隨續而進辭嚴義正臣亦何心可以安於此也噫此何時也天下有僭竊之賊本朝廣門庭之寇天灾物異爻象危厲君臣上下方勵嘗膽之志賢者自效愚者趨令袪弊興利政在今日而島田之羅猶且持難則其於大更革大變通何哉袪弊如植穀者之去稂莠興利如皷瑟者之調絃柱細者不去小者不調亦皆害其大者此不可不察也臣之

再三瀆擾實非飾讓伏乞 天地父母憐臣情事諒臣至懇亟許華羅島田之請以便公私

請辨兩臣心跡劄

伏以病伏中竊聞金尚憲鄭蘊以負君要名將被罪譴臣不勝瀰然于中也在山城日臣待罪摠府出入禁闥而鄭蘊所寓與臣隔籬常常見面金尚憲求死之日亦嘗叅訪臣粗知兩臣心跡矣臣請以當時所見者爲 殿下陳之尚憲於城中隨事論辨動與廟議枘鑿竟乃裂書慟哭期以一死闔户絶粒聞朝廷查覈斥和之臣强起自列席藳待 命自 上特下

慰諭之旨旁觀者莫不感泣俄而堞卒擁陛要索城中斥和者蓋指尚憲等而其勢岌岌矣自此尚憲與蘊不敢復齒於朝紳之列而出城之後論議如山歸罪於斥和之臣將有不可言者幸賴　聖上鎮靜之舉薄罰數三臣而止耳而攻斥尚憲之論無時而熄尚憲自山城至今日長在議罪之中其出處何敢自同於平人哉自處以罪人竄伏於深山鳥獸之鄉而猶不弛其憂愛之誠昧死上章藹然有忠懇之意也鄭蘊於出城前數日譚及出城之事慷慨欷歔其明日剚刃於腹中衣帶有讚詞義激烈足以立懦起頑

噫有臣如此而反疑其不忠目之以負君要名則恐
非盛世事也山城以後之事蒼黃淆亂知者知之不
知者不知抑今日之議者不深悉其實狀而然也耶
臣決知兩臣非負君與要名者也近來論議無論攻
之者雖捄之者亦不知其情實以臆陳之故致 聖
上執疑而不釋然也噫李綱在圍城之中不合則去
後世未嘗非之人臣事君非一道也况忠邪不在於
進退是非不可以強定兩臣者雖伏重典無所加損
而恐為 聖明之累也臣之不避出位之謗直陳所
懷者為 殿下拳拳輪悃非為兩臣地耳伏願 聖

明恕其愚而察其意焉臣每見天心警告之端物情離合之機不堪宗國之憂或至中夜啜泣祗頌　主德日盛治理日隆而已臣不任攢祝之至

三田渡碑篆額辭免劄

臣病伏垂死中伏聞以臣為三田渡碑文篆額之命出於特教臣誠惶悶不知所出臣近得右臂萎痺之症殆不能舉物加以痁癧日劇委身牀席而舊患之疽方為逆裂遂成坎穴瘡爛臭腐全脚浮疼臣之病狀非深隱難知之症有目皆覩何敢虛飾以為辭哉且臣既不能死於主辱之日嘗懷痛恨臣決不可

驅策病敗之身以當此事也伏願　天地父母憐臣病重實狀諒臣區區至悃亟　命改差

進皇極経世書東史補編劄

伏以宋邵雍曰先天圖推美天地始終之運紀事始自堯之甲辰止于周世宗己未先臣嘗言東方檀君立國於堯之甲辰則洪荒之際文獻亡徵然三國以後有稍稍可據而書者欲編入於紀事之下庶成同文之化竟不果焉臣竊痛之臣曾在草土中収拾遺業凡東史自三國遺事高麗史及諸家之說搜羅放失撫撰眞實事蹟以爲書目之曰皇極経世書東史

補編為卷若九十年之間三易藁而成用力不可謂不勤而僭越之罪無所逃矣邵雍之書妙契圖書參合天人至於編年紀事則實取仲尼見諸行事之義朱熹以為深得春秋之法後賢之所推重蓋如此驟而觀之則紀事甚約若無關於治道而一字不苟皆有深意抑揚之間訓戒丁寧人君亦不可以不知此也此書本不當私藏故敢此繕寫粧績投進第病勢漸劇未及校正訛謬必多而冀於未瞑之前達於黈纊伏願 聖明清燕之暇特賜乙覽目下儒臣攷證發揮俾闡絕學焉書成願欲一抱書登對備陳平

生所聞於家庭者而忽遘難醫之疾更無瞻天之望此亦數也臣粗辨死生之理了無芥滯而唯是恩恤之典到死漸隆感結于中不知所云取進止答曰聞卿病重深用憂慮所進之書當令儒臣考訂而刋行焉仍下其冊於玉堂

樂全堂集卷之八

金樂

四